

# 勤修淨土法門的林則徐

蔡惠明

林則徐（一七八五—一八五〇）字少穆，又字元撫，晚號竣村老人。清嘉慶進士，諡「文忠公」，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傑出的愛國政治家。他因在鴉片戰爭中嚴禁鴉片而被頑固派誣陷，撤職充軍，流放新疆。在押送伊犁途中，他給友人姚春木、王冬壽寫信說：

「自念禍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，唯逆焰若燎原，身雖放逸，安能委諸不聞不見？」一心想的仍是國家的興亡，耿耿於懷的乃處在水深火熱的民衆。到伊犁後，正值當地亢旱，米麥市價昂貴，民生凋蔽。林則徐雖在政治上遭致「忍人之所不能忍」的沉重打擊，恰並不因此消沉，自動參加開墾荒地的工程建設。在他的領導下，不到一年，這個地區就墾復荒地十九萬四千三百五十畝。「清史列傳·林則徐傳」會稱讚他在新疆墾地是「以一時貽百世之利，一心佈萬民之澤。」一八四五年，他奉調回京，當地百姓焚香跪送，讚揚他是「行菩薩道」的大菩薩。

林則徐確也是個虔誠的佛教徒。他的學佛，啟蒙於福建提督張師誠。由於明清兩代八股習氣很深，士大夫諱言學佛，因此知道他精勤學佛的也較少。同時，林則徐還是位書法家，書宗歐陽率更，又摹董思白，會手寫「行輿日課」，字蹟肌豐骨勁，筆酣墨飽，端莊雄健，而具有濃厚沉着風格。他的曾孫林璧予發心將這本真蹟石印流通，由上海佛學書局出版。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印光大師曾撰「林文忠公行輿日誦發隱」一文推崇介紹，該文寫道：

「林文忠公則徐，其學問、知識、志節、忠義，爲前清一代所僅見。雖政事冗繁，而修持淨業，不稍間斷。以學佛乃學問、志節、忠義之根本。此本既得，則泛應曲當，舉措咸宜，此古大人高出流輩之所由來也。一日，文忠公會孫翔，字璧予者，以公親書之彌陀、金剛、心經、大悲、往生各經咒之梵冊課本見示。其卷首題曰：『淨土資糧』，其匣面題曰：『行輿日課』。足知公潛修淨土法門，雖出入往還，猶不肯廢。爲備行輿持誦，其經本只四寸多長，三寸多寬。其字恭楷，一筆不苟。足見其恭敬至誠，不敢稍涉疏忽也。其經每面六行，每行十二字。璧予以先人手澤，恐久而湮沒，作書冊本而石印之。以期散布於各界人士，俾同知文忠公一生之修持，庶可當仁不讓，見賢思齊，因茲同冀超五濁而登九品焉。」

後來，上海商務印書館又將這個本子影印出版，名爲「林文忠公手寫日暮課誦」，深受書法愛好者與佛教徒們的歡迎。

林則徐與同代著名天台宗學者龔自珍不僅是同參好友，一起結集「宣南詩社」，而且在政治見解方面也是一致的。清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年），他奉詔前往廣東禁煙，龔特地寫了「送欽差大人侯官林公序」，懇切提供建議，堅決支持禁煙。序文最後寫道：

「古奉使之詩曰：『憂心悄悄，僕夫況瘁。』悄悄者何也？慮嘗試也，慮窺伺也，慮洩言也。僕夫左右親近之人，皆大敵也，僕夫憂形於色，而有況瘁之容，無飛揚之意，則善於奉使之至

也。閣下其釋此詩！何爲一歸墟義也。曰：我與公約，期公以兩期期年，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，物力實，人心定，而後歸報我皇上。書曰：『若射之有志。』我之言，公之鵠矣。」

林則徐當即復信說：

「惠贈鴻文，不及報謝。出都後，於輿中細繹大作，責難陳義之高，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，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。……歸墟一義，足堅我心，雖不才曷敢不勉？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，謂彼中游說多，恐爲多口所動，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，如履如臨，曷能已已！」兩人互相默契，於此可見。

在鴉片戰爭爆發後，龔自珍又寄詩給林則徐表示關切，詩云：「故人橫海拜將軍，側立南天未戴勛。我有陰符三百字，臘丸難寄惜雄文。」對「側立南天」、身負重任的林則徐能否衝破阻力，完成艱巨的禁煙事業傾注懷念。反映了他們同袍加同參的密切友誼，志同道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龔自珍雖然是天台宗通家，會證法華三昧，但他最終也棲心淨土，嚮往極樂，在紀念他的佛學啟蒙師江鐵君西逝的七絕中，可以爲證：

「鐵師講經門徑仄，鐵師念佛頗得力。

似師畢竟勝狂禪，師今遲我蓮華國。」

詩末自跋道：「江鐵君源是予學佛第一導師，先予歸一年逝矣。千劫無以酬德，祝其疾生淨土。」他與林則徐的畢生勤修淨土法師，可以說殊途同歸。

林則徐不但堅持「行輿日課」，在轎中誦經念佛，完成淨業修持，而且依教奉行，於生活實踐中廣修六度四攝。他自奉儉樸，却捐廉配製大量「斷癮丸」，助人戒除煙毒。曾國藩在給他三弟國荃信中說：「林文忠三子分家，各得六千串，督撫二十年，家私如此，真不可及，吾輩當以爲法！」足證他廉潔的操守。於當時官場中是少見的。在禁煙的關鍵時刻，他給妻鄭淑卿的家書中表示「以身許國，但求福國利民，與民除害，自身生死，尙付諸度外，毀譽更不計及也！」努力學習地藏菩薩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精神，貫徹「不爲自己求安樂，但願衆生得離苦」的教義。他自知習氣較深，特地手書「制怒」兩字高懸在書房案

前，時時警惕約束自己，落實安忍波羅密。又據魏源著「聖武記」載：「林則徐至粵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，繙譯西書，又購西新聞紙」。他還將所譯的「四洲誌」手稿交魏源彙編「海國圖志」。歷史學家范文瀾會爲此給予高度評介：「林則徐是清朝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。」其實這種虛懷若谷，旁徵博采，知己知彼的治學態度，正是一個學佛者所理當具有的。

一九八〇年五月，在河南光山發現林則徐手書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」的石碑，高〇·六一米，寬〇·三五米，厚〇·一三米，通篇小楷工整秀麗，落款「道光乙未五月林則徐敬書」，證明他在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五）已虔誠奉佛了，在「林則徐年譜」中記載了他多次到佛教寺院禮佛進香並書聯結緣。如道光廿一年（一八四一年）在由粵返京途中經清遠縣飛來寺寫聯：「孤舟轉峽驚前夢，絕磴飛泉鑿此心。」抒發他當時無所愧作的信心。道光廿二年又爲洛陽看經寺香海上人書聯：「右軍帖許懷仁集，與蘭山故居度過歸蔭林下的恬靜生活，又寫了一付表明心蹟的對聯：「郊原雨足雲歸岫，臺閣風清月在天。」「年譜」還記載了道光廿一年，他在京口（鎮江）會見魏源暢談古今，兼論佛學。魏源會賦詩：「風雷憎蠖屈，歲月笑龍圖。方術三年艾，河山兩戒圖。」表達他們之間的見和同解，心心相印。

道光三十年（一八五〇年）一月十日，林則徐在赴廣西途中，於潮州普寧縣；與世長辭，後歸葬於福州馬鞍山。據張幼珊「梁庵隨筆」載：

「公次潮陽（惠明註：應明普寧），厨人進糜，而以巴豆湯投之，巴豆能泄瀉，因病泄不已，委頓而卒。」

但正史並無這樣的記載。從林則徐一生止惡修善，念佛誦經的功行看來，即使臨終宿業發現，受報較重，但也能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。經云：「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亡，因緣會合時，果報還須受。」禪宗初祖達摩大師不也是受人謀害，示現涅槃嗎？爲此，我們相信，林則徐是種諸善根，具信願行的，他也一定能乘願再來，廣度衆生！